

卷五

新刻粉妝樓傳記卷之一

第一回

繫紅纜月干聯姻

圻黃旗風前別友

詩曰 光陰遇嬾似輕雲

不朽還須建大勳

壯畧欲扶天日墜

雄心豈人駕駘群

却緣否運姑理迹

會遇昌期早致君

為是史書收不盡

故將彩筆譜奇交

從來國為治亂只有忠佞兩途畫患的為公忘私為國忘家

君前念頭那富貴功名總置之度外及至勢阻時

經行權把別人弄壞的局面從新整頓一番依舊

良家齊國治這纔是報國的良臣克家的令子惟

書名 新刻粉妝樓傳記八十回 清北京刊本
撰者 清 竹溪山人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
編號 D86426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粉妝樓傳記八十回 清北京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938



双紅堂
小說
11 (3)

新刻粉粧樓傳記卷之五

第三十二回

過天星暗保合窰客

柏文連義釋負辜人

話說眾捕快鎖了祁子富提了包袱一同進城去了原來城
 知府頭一天晚堂追問張三王四的贓物他二人就招出祁
 子富來了故爾今日絕早就來拿人起贓眾捕快將祁子富
 帶到府門口拥在班房打了稟帖知府忙忙吩咐點鼓升堂
 各役俱齊知府坐了堂早有原差帶上張三王四祁子富一
 干人犯點名驗過贓物知府喝問祁子富說道你窩藏大盜
 打劫了多少金銀在于何處快快招來免受刑法祁子富扒
 上幾步哭道小人是冤枉求太爺詳察知府大怒說道現搜

出贓物來你還要賴麼叫張三上來對問那張三是同侯登商議定了的扒上幾步向着邢子富說道邢子富你老實招了免受刑法邢子富大怒罵道我同你無冤無仇你拔害我怎的張三道強盜是你我做的銀子是你我分的既是我拔害你的那贓物是飛到你家來的麼張三這些話把個邢子富說得無言回答只是跪到地下叫喊冤枉知府大怒喝道諒你這個頑皮不用刑法如何肯招喝令左右與我夾起來兩邊一聲答應擁上七八個皂快將邢子富拖下扯去鞋襪將他兩隻腿望夾棍眼裡一踹只聽得格札一聲响腳心裡鮮血直冒邢子富如何受得住大叫一聲早已昏死過去了左右忙用凉水迎面噴來依然甦醒知府喝道你招也不招

刑子富叫道太老爺小人真是冤枉求太老爺詳察知府大怒喝令收足下左右吆喝一聲將繩早已收足可憐邢子富受當不起心中想道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不如招了且顧眼下只得叫道求太老爺鬆刑知府問道快快招來那邢子富無奈只得照依張三的口供一一的招了畫完了口供知府飛傳侯登來領回失物將邢子富取了監不表單言邢子富聽這個消息魂飛魄散同張二娘大哭一場悲悲切切做了些獄食秤了些使費銀包帶在身邊鎖了店門兩個人哭哭啼啼到府監裡來送飯當下來到監門口哀求衆人說道可憐我家含冤負屈求諸位伯伯方便讓我父女見見面罷腰內忙拿出一個銀包送與牢頭說道求伯伯笑納衆人見

他是個年少女子又哭得十分淒慘只得開了鎖引他二人進去見了邢子富抱頭大哭一場邢子富說道我今雀是不能活了我死之後你可隨你乾娘嫁個丈夫過活去罷不要思念我了邢巧雲哭道爹爹在 一日是一日爹爹倘有差池孩兒也是一死可憐他父女二人大哭了一場張二娘哭哭看勸道你二人少要哭壞了身子且吃些飯食再誦邢巧雲捧着獄食免強喫了他父親幾口早有禁子催他二人出去說道快走有人進來查監了他二人只得出去離了監門一路上哭回家中已是黃昏時候二人纔進了門坐下只見昨日來的那個王媒婆穿了一身新衣服走進門來見禮坐下侯意問道你家怎麼弄出這場事來的如何是好邢巧雲說

道憑空的被瘟賊陷害問成大盜無處伸冤王媒婆說道你要伸冤也不難只依我一件事不但伸冤還可轉禍爲福邢巧雲說道請問王奶奶我依你甚麼事請說王媒婆說道如今柏府都是侯大爺做主又同這府太爺相好昨日見你老爹不允親事他就不歡喜爲今之計你可以了親事親自去求他不要追贓到府裡討個人情放你家老爹出來同他做了親享不盡的富貴豈不是一舉兩得了邢巧雲聽了此言不覺滿面通紅開言回道我爹爹此事有九分是侯登所害他既是殺父的冤仇我恨不得食他之肉你休得再來曉舌王媒婆聽了此言冷笑道既然如此到得罪了起身就走正是
此去已輪三十舌
再來不值一文錢

不表和巧雲單言王媒婆向去將和巧雲的話向侯登說了一遍侯登大怒說道這個了頭如此可惡我有本事弄得他家產盡絕叫他還落在我手裡便了就如同王媒婆商議定了次日清晨吩咐家人打轎來會知府知府接進後堂侯登說道昨日家姑丈有書回來言及和子富乃長安要犯本是犯過強盜案件的要求太父母速速追他的家產賠贖發他遠方充軍方可消案不然家姑丈回來恐與太父母不睦知府聽了只得答應說道年兄請回府本府知道了當下侯登出了衙門知府就叫點鼓升堂提了和子富等一千人犯出來發落定罪當下和子富跪在地下知府問道你劫了柏府的金銀快快繳來免得受刑和子富哭道小人真是冤枉並無

財物知府大怒說道如今上司行文追贓甚緊不管你閑事只追你的家產賠償便了隨即點了二十名捕快押了和子富回去將家產盡數查交本府立等回話一聲吩咐那二十名快手押了和子富回到家中張二娘同和巧雲聽見這個風聲魂飛魄散忙上將金珠藏在身上跣出去了這些快手不由分說把定了門戶前上後上細上查了一遍封鎖已定收了賬目將和子富帶到府堂呈上賬目知府傳柏府的家入吩咐道明早請你家大爺上堂領贖家人答應回去不表且言知府將和子富發到雲南充軍明日就要起程做了文書點了長解只候次日發落且言柏府家人回來將知府的話對侯登說了一遍侯登聽見這個消息心中大喜次日五分

更就帶了銀兩到府前我到兩個長解扯到酒樓內坐下那
兩個公人一個叫做李江一個叫做王海見侯登扯他吃酒
忙上說道侯大爺有話吩咐就是了怎敢擾酒侯登道豈有
此理我有一事奉托不一時酒餚捧畢吃了一會侯登向李
江說你們解刑子富去是伴苦差我特送些盤費與二公便
用說罷忙向懷中取出四封銀子說道望乞笑納二人道小
人叨擾又蒙賞的厚賜有甚吩咐小人代太爺辦就是了候
登道並無別事只因刑子富同我有仇不過望你二位在路
上代我結果了他將他的女兒送在王媒婆家裡那時我再
謝你二位一千兩銀子倘有禍事都是我一人承管二人歡
喜說道這點小事不勞大爺費心都在我二人身上就是了

踞下二人收了銀子聽得發柳傳衙役伺候知府升堂三人
忙忙出了店門進府堂點名已畢知府將刑子富家產單賬
交與侯登一面將刑子富提上堂來發落道上司行文已到
發配雲南限今日回家眷上路喝令打了二十帶上刑具叫
長解領批文下堂去了又將張三王四打了三十枷號兩月
一一發落然後知府退堂且言刑子富同了兩個解差回家
見了張二娘刑巧雲三人大哭一場只得收拾行李將家私
交與栢府同兩名長解兩名幫差張二娘刑巧雲一齊七八
個人淒淒慄慄離了淮安上路去了且言那兩名解差是受
過侯登囑託的那裡管刑子富的死活一路上催趲行程非
打即罵可憐他三個人在路土也走了十數日那一日到了
汾州

一個去處地名叫做野豬林十分險惡有八十里山路並無
人烟兩個解差商議下手故意錯走過宿店奔上林來走了
有三十多里看看天色晚了解差說道不好了前後俱無宿
店只好到林中歇了明日再走祁子富三人只得到林中坐
下黑夜裡在露天地下好不悲切李江道此林中沒得閑欄
是我的子孫不是頑的得罪你要細一細才好就拿繩子將
祁子富捆了就舉起水火棍來喝道祁大爺你休要怪我我
見你走的苦楚不如早些歸天到轉快活我是個好意你到
九泉之下却不要埋怨我說罷下棍就打不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祁巧雲父女安身

栢玉霜主僕受苦

話說兩個解差將祁子富送進野豬林乘着天晚無人就將
他三人一齊捆倒這李江舉起水火棍來要結果祁子富的
性命祁子富大叫道我與你無仇你爲何害我性命李江道
非關我事只因你同侯大爺作了對頭他買嘴了淮安將一
定要絕了你的性命早也是死遲也是死不如送你歸天免
得受那程途之苦我總告訴了你你却不要怨我你好好的
瞑目受死去罷可憐祁巧雲細在傍邊大哭道二位爺爺饒
我爹爹性命奴家情愿替死罷李江道少要多說我還要送
你回去過快活日子呢誰要你替死說罷舉起水火棍揚起
空中照定祁子富的天靈蓋劈頭下來只聽得一聲風响那

李江連人帶棍反跌倒了王海同兩個幫差忙忙近後扶起說道怎生的沒有打着人自己到跌倒了李江口內哼道不不好了我我這肩窩裡受了傷了王海大驚忙在星光之下一看只見李江肩窩裡中了一枝弩箭深入三寸鮮血淋漓王海大驚說道奇怪奇怪這枝箭是從那裡來的話言未了猛聽又是一聲風响一枝箭向王海飛拍的一聲正中右肩那王海大叫一聲撲通的一交跌在地下那幫差唬得魂飛魄散做聲不得正在驚慌猛聽得大樹林中一聲唿哨跳出七八個大漢爲首一人手執一口明晃晃的刀射着星光寒風閃閃趕將來大喝道你這一幫衙官詐民的潑賊幹得好事快快都着我留下頭來那李江王海是受了傷的那裡

跑得動況且夫又黑路又生又險走了軍犯四個人慌做一團只得跪下哀告道小的們是軍犯的苦差並沒有金銀求天王爺爺饒命那大漢喝道誰要你的金銀只留下你的驢頭放你回去李江哭道大王在上留不頭來就是死了怎得回去可憐小的家裡都有老母妻子靠着小的養活大王殺了小的那時家中的老小活活的就要餓死了求大王爺饒了小的們的命罷那大漢呼呼的大笑道我把你這一夥害民的潑賊你既知道顧自己的妻孥爲何忍心害別人家的的女女李江王海聽得話內有因心中想道莫不是撞見了那子富的親眷了爲何他件件曉得只得實告道大王爺爺在上這事非閑小人們的過失只因那子富同侯大爺結粉粧陵一卷五第三十三回

了仇他買囑了淮安府將祁子富屈打成招問成窩盜罪犯
發配雲南吩咐小人們在路上結果了他的性命回去有賞
小人是奉太爺差遣柴不由已求大王爺詳察那大漢聽
了喝罵道好端端的百姓到誣他是窩盜殃民你那狗知府
和你一班潑賊一同奸詐害民纔是真強盜朝廷的大蠹俺
本該着斬你們的驢頭且留你們回去傳諭侯登和狗知府
你叫他把頭繫穩了有一日俺叫他們都像那錦亭衙毛守
備一樣兒就是了你且代我把祁老爺請起來說話李江同
衆人只得前來放走了祁子富等三人看官你道這好漢是
誰原來是過天星的孫彪自從大鬧了淮安救了羅焜上山
之後如今寨中十分興旺招軍買馬準備迎敵官兵只因木

虎馬少孫彪帶了八個嘍兵手兩銀子四路買馬恰恰的那
一天就同祁子富歇在一個飯店夜間哭泣之聲孫彪聽見
次日就訪明白了又見兩個解差心懷不善他就暗暗的一
路上跟定道一日跟到野豬林遠遠的望見解差要害祁子
富這孫彪是有夜眼的就放了兩枝箭射倒了李江王海真
是祁子富做夢也想不到的閑話少叙且說那李江等放了
祁子富等三人走到星光之下來見孫彪孫彪叫道祁大哥
可認得我了祁子富上回在山中報信會過兩次的仔細一
看呀原來是孫大王可憐我祁子富自必死誰知道幸遇
英雄相救說罷淚如雨下跪倒塵埃孫彪扶起說道少要悲
傷且坐下來講話當下二人坐在樹下祁子富問問山中之
榜姓幾

事胡奎羅焜的消息又問孫彪因何到此孫彪就將扮商買馬之事說了一遍祁子富把他被害的原由也說了一遍二人嘆息了一會又談了半天的心事只把李江王海嚇得目瞪口呆說道不好了闖到老虎窩裡來了如何是好倘若他們劫了人去叫我們如何回話不提衆公人在旁邊暗暗的叫苦且說孫彪欲邀祁子富上山祁子富再三不肯只推女見上山不便孫彪見他不肯說道既是如此俺送你兩程便了祁子富說道若得如此足感盛意當下議論談說早已天明了孫彪見李江王海站在那裡哼哩說道你二人若下回再不改心腸我只一箭便勾了且看祁大哥面上過來俺替你醫好了罷二人大喜孫彪在石邊取出那小神仙張洞谷

的金鎗藥來帶他二人放在箭口上隨即定了疾孫彪喝令兩個幫差到鎮上僱了三輛車兒替祁子富寬了刑具登車上路孫彪同八個嚶囉前後保着車子慢慢而行凡遇鎮而村庄酒飯店便買酒肉將養祁子富一家三口早晚之間要行要歇都聽孫彪吩咐但有言詞非打即罵李江王海等怎敢違傲只得小心一路伏侍那孫彪護送了有半個多月方到雲南地界離省城只有二三天路了孫彪同祁子富說道此去省城不遠一路人烟輳集諒他們再不敢下手俺要回山去了祁子富再三稱謝回去多多拜上胡羅二位恩公衆多好漢只好來世報恩了孫彪道休如此說又取出一封銀子送與祁子富使用轉身向李江王海等說道俺寄下你

幾個驢頭你們此去倘若再起歹心俺叫你一家兒都是死
說罷看見路旁一株大樹掣出朴刀來照定那樹一刀分爲
兩段撲格一聲响倒過去了嚇得解差連連答應孫彪喝道
倘有差池以此樹爲例說罷收了朴刀作別而去祁子富見
孫彪去了感嘆不已一家三口兒一齊弔下淚來只等孫彪
去了遠方纔轉身上路那兩個解差見祁子富廣識英雄不
敢怠慢好好的伏侍他走了兩天到了省城都察院府了只
見滿街上人馬紛紛官員擠擠都是接新都察院到任的解
差問門上巡捕官說道不知新任大人爲官如何是那裡人
氏巡捕官問了解差的來歷看了批文向解差說道好了你
弄到他手裡就是造化這新大人就是你們淮安錦亭衙人

氏前任做過陝西指捏爲官清正皇上加恩封他三邊總鎮
兼管天下軍務巡按大老爺姓柏名文連你們今日來投文
又是爲他家之事豈不是你們造化快快出去三日後來投
文解差聽了出來告訴祁子富祁子富道我是他家的盜犯
這却怎了正在憂愁猛聽三聲炮响大人進院丁衆人退出
轅門這柏大老爺行香放告盤查倉庫連連忙了五日將些
民情更弊掃蕩一清十分嚴緊毫無私情那些屬下人員無
不畏懼到了第六日懸出收文的牌來早有益日的中軍在
轅門上收文李江王海捧了淮安府的此文帶了祁子富一
家三口來到轅門不一時柏大人升堂頭一起就將淮安府
的公文呈上柏大人展開從頭至尾一看見是家中的盜案
分注卷一 卷五第三十三回

吃了一驚喝令帶工人犯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迷路途悞走江北 施恩德險喪城西

話說柏文連一聲吩咐早有八名細細手將那子富等三人
抓至堦前撲咯的一聲攢在池下跪着柏老翁望下一看只
見那子富鬚眉花白年過五旬骨格清秀不像個強盜的模
樣再看籍貫是昔日做過湖廣知府那鳳出的公子又是一
脉書香柏翁心中疑惑豈有此人爲盜之理事有可疑復又
望下一看見了那巧雲不覺淚下你道爲何原來那巧雲前
面貌與柏玉霜小姐相似柏翁見了想起小姐故此流淚因
望下問道你若大年紀爲何爲盜那子富見問作明懷中取

出一紙訴狀雙手呈上說道求大老翁明察深情便知道難

民的冤枉了原來那巧雲知道相老翁爲官清正料想必要
問他就將侯登央媒作伐不允因此買盜扳誣的話隱而不
露細細的寫了一遍又將侯登在家內一段情由也暗寫了
幾句這相老翁清如明鏡看了這一紙訴詞心中早明白了
一半暗想道此人是家下的隣居必知我家內之事看他此
狀想曉得我家閨門之言大堂上不便細問就吩咐去了刑
其帶進私衙晚堂細審左右聽得忙代那巧雲等三人除去
刑具帶進後堂去了這相老翁一面批了回文兩個解差自
回淮安不必細說且說相老翁將各府州將的來文一一的
收了批判了半日發落去然後回堂至後堂中叫人帶上那
分庄凌一

子富等前來跪下柏翁問道你住在淮安離我家多遠那子富道太老翁府第隔有二里多遠柏翁道你在那裡住了幾年做何生意那子富回道小的本籍原是淮安只因故父爲官犯罪在京小的搬上長安住了十六年總搬回淮安居住開了個豆腐店度日柏翁道你平日可認得侯登麼那子富回道雖然認得語却未曾說過柏翁問道我家中家人你可相熟那子富回道平日來買豆腐的也認得兩個柏翁說道就是我家侯登與你結親也不爲辱你爲何不允何以生此一番口舌那子富見問着此言左思右想好難回答又不敢說出侯登的事只得回道不敢高扳柏翁笑道必有隱情你快去從直說來我不罪你倘有虛言定不饒恕那子富見柏

翁問得頂真只得回道一者小的文兒要選個才貌的女婿養難民之老二者聯姻也要兩相情愿三者聞得侯公子乃花柳中人故此不敢輕許柏翁聽了暗暗點頭心中想道必有原故因又問道你可知道我家可有甚事故麼那子富回道聞得太老翁的小姐仙遊了不知真假柏翁聞得小姐身死吃了一驚說道是幾時死的我爲何不知莫非爲我女婿羅焜大鬧淮安一同劫了去的麼原來羅焜大鬧淮安之事柏翁見報已知道了那子富回道小姐仙遊在先羅恩公被罪在後柏翁聽了此言好生疑惑難道我女兒死了家中敢不來報信麼又聽他稱我女婿爲恩公其中必有多少情由諒他必知就裡不敢直說也罷待我嚇他一嚇叫他直說便

了柏翁眉頭一皺登時放下臉來一聲大喝道看你說話糊塗一定是強盜你好好將我女兒女婿的情由從直說來便罷倘有支吾喝令左右將上方劍取來斬你三人的首級一聲吩咐早有家將把一口上方劍捧出祁子富見柏翁動怒又見把上方劍掄出嚇得魂不附體戰戰兢兢的說道求大老爺恕難民無罪就敢直說了柏翁喝退左右向祁子富說道恕你無罪快快從直訴來祁子富道小人昔在長安只因得罪了沈太師多蒙羅公子救轉淮安住了半年就聞得小姐被侯公子逼到松林自盡多虧遇見傍邊一個獵戶龍標救回同他老母安住小姐即命龍標到陝西大人任上送信誰知大人高陞了龍標不會趕得上不知侯公子怎生知道

小姐的踪跡又叫府內使女秋紅到龍標家內來訪問那這秋紅同小姐作伴女扮男裝到鎮江府投李大人去了恰好小姐已去龍標已回接手長安羅公子到大人府上來探親又被侯公子用酒灌醉拿送淮安府問成死罪小的該死念昔日之恩連日奔走雞瓜山請了羅公子的朋友前來劫了法場救了去沒有多時候公子又來謀取難民的女兒小的見他如此作惡怎肯與他結親誰知他懷恨在心買盜扳贓將小人問罪到此此是實話並無虛誣求大人恕罪開恩當下柏翁聽了這番言詞心中悲切又問道你如何知得這般細底祁子富道大人府內之事是小如告訴龍標龍標告訴小人的柏翁見祁子富句句實情不覺的怒說道侯登如此

胡爲侯氏並不管他反將我女兒逼走情甚可恨可慘因站
起身來扶起邢子富說道多蒙你救了我的女婿到是我的
恩人了快快起來就在我府內住歇你的女兒我自另眼看
待就真做我的女兒也不妨邢子富道小人怎敢相爺道不
要謙遜就吩咐家人取三套衣服與他三人喚了隨進內衙
一面差官至鎮江問小姐的消息一面差官至淮安府問家
內的情由因見邢子富爲人正直就命他管些事務邢巧雲
聰明伶俐就把他當做親生女一般這且按下不表却說相
玉霜小姐同那秋紅女扮男裝離了淮安走了兩日可憐一
個姣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從沒有出過門那裡受得這一路
的風塵之苦他弓鞋短小又忍不得東西南北心中又怕脚

下又疼走了兩日不覺的痛楚難當眼中流淚說道可恨任
登這賊逼我出來害得我這般苦楚秋紅勸道莫要悲傷好
歹挨到鎮江就好了當下主僕二人走了三四天路程順着
寶應沿過秦郵叫長船走江北這條路過了揚州到了瓜州
上了岸進了瓜州城天色將晚秋紅背着行李主僕二人趨
路要想搭船到鎮江不想他二人到遲了沒得船了二人商
議秋紅說道今日天色晚了只好在城外飯店裡住一宿明
日趕早過江小姐道只好如此當下主僕回轉舊路來尋宿
店走到三叉過口只見一衆人圍着一個圍場听得衆人喝
采說道好拳秋紅會頭引着小姐來看只見一個虎行大漢
在那裡賣拳頑了一會向衆人說道小可頑了半日來諸位
粉粧裝

君子方便方便說了十數聲竟無有人肯出一文那漢子見
沒有人助他就發躁說道小可來到貴地不過是路過此處
到長安去投親缺少盤費故此賣上拳棒相求幾文路費如
今要了半日就沒有有一位抬舉小可的若說小可的武藝乎
常就請兩位好漢下來會上也也不見怪柏玉霜見那人相貌
魁偉出言豪爽便來拱上手說道壯士尊姓大名何方人氏
那大漢說道在下姓史名忠綽號金而獸便是柏玉霜說道
既是缺少盤纏無人相贈我這裡數錢銀子權為路費不可
嫌輕史忠接了說道這一方的人也沒有有一個相助肯如此
仗義的真正多謝了正在相謝只見人中閃閃出一條好漢
向柏玉霜喝道你是那裡的狗男女敢來滅我鎮上的威風

責弄你有錢鈔掄着拳頭奔柏玉霜就打不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鎮江龍夜開長江

巡山虎星追野港

話說柏玉霜一時拿了銀子在瓜州鎮上助了賣祭的史忠
原是好意不想惱了本鎮一條好漢跳將出來就打柏玉霜
玉霜驚道你這個人好無分曉我把銀子與他們于你甚事
那漢子更不答話不由分說劈面一拳照柏玉霜打來玉霜
叫聲不好望人叢裡一閃回頭就跑那大漢大喝一聲往那
裡走掄拳起來不防背後賣拳的史忠心中大怒喝道你們
鎮上的人不抬舉我便罷了怎麼過路的人助我的銀子你
分姓凌

到前來尋死趕上一步照那漢後跨上一脚那漢子只顧來打玉霜不會防備被史忠一脚踢了一交扒起來要奔史忠史忠的手快攔腰一拳又是一交那漢扒起來向史忠說道罷了罷了回來叫你們認得老爺便了說罷分開衆人大踏步一溜烟跑回去了這史忠也不追趕便來安慰玉霜玉霜嚇得目瞪口呆說道不知是個甚麼人只等撒野若非壯士相救險些受傷史忠說道是小可帶累貴官了衆人說道你們且莫歡喜即刻就有禍來了快些走罷不要自送了性命玉霜大驚忙問道請教諸位他是個甚麼人這等利害衆人說道他是我們瓜州有名的辣尸叫做王家三鬼弟兄三個都有十分本事結交無數的兇徒凡事都要問他方可無禍

大爺叫做焦面鬼王宗二爺叫做扳頭鬼王寶三爺叫做短命鬼王宸俱在江湖上賣拳的朋友到此先要拜了他弟兄三人絕有生意只因他怪你不曾拜他早上就吩咐過鎮上叫我們不許助你的銀錢故此我們不敢與錢助你不想這位客官助了你的銀子他就動了氣來打他此去一定是約了他兩個哥也同他一党的潑友前來相打他都是些亡命之徒就是黑夜裡打死人望江心裡一丟誰敢管他閑事看你們怎生是好柏玉霜听得此言魂飛魄散說道不料遇見這兇徒如何是好史忠說道大爺請放心待俺發落他便了秋紅說道不可自古道強龍不現地頭蛇我們倘若受了他的傷到那裡去叫冤不如各人走了罷遠處的尋個宿店歇

了明日各奔前行省了多少口舌玉霜說道言之有理我們各自去罷那史忠收拾了行李背了鎗捧說之玉霜作別去了單言柏玉霜玉僕二人連忙走了一程來尋宿店正是

心慌行越慢

性急步偏遲

當下玉僕二人順着河邊走了一里之路遠上的望見前面一個燈籠上寫着公文下處玉霜見了便來投宿向店小二說道我們是兩個人可有一間空房我們歇歇店家把柏玉霜上下一望問道你們可是從鎮上來的柏玉霜說道正是那店家連忙搖手說道不下柏玉霜問道却是爲何店家說道聽得你們在鎮上把銀子助賣拳的人方纔王二爺吩咐叫我們不許下你們若是下了你們連我們的店都要打壞

了哩你們只好到別處去罷柏玉霜吃了一驚只得回頭就走又走了有半里之路看見一個小小的飯店二人又來投宿那店家亦是一般回法不肯留宿柏玉霜說道我多把些房錢與你店家回道沒用你就把一千兩銀子與我我也不敢收留你們只好別處去罷柏玉霜說道你們爲何這等怕他店家說道你們有所不知我們這瓜州城內外有三家辣尹府縣官員都曉得他們的名字也無法奈何他東去三十里揚州地界是盧氏弟兄一黨辣戶西去二十里儀徵地界是洪氏弟兄一黨辣戶我們只瓜州地界是王氏弟兄一黨辣戶他們這三家專一打降報不平扯硬勸若是得罪了他任你是富貴鄉紳也弄你一個七死八活方纔歇手柏玉霜

聽了只是暗上的叫苦回頭就走一連問了六七个飯店都是如此當下二人又走了一會並無飯店容身只看天又晚了路又生脚又疼真正沒法了秋紅說道我想這些飯店都是他吩咐過的不能下了我們只好趕到村庄人家借宿一宵再作道理柏玉霜說道只好如此主僕二人一步一挨已是黃昏時候趁着星光往鄉村裡行來走了一會遠望見樹林之中現出一所庄院射出一點燈光來秋紅說道且往那庄上去當下二人走到庄上只見有十數間草房却是一家當中一座庄門門口站着一位公公年約六旬鬚眉皆白手執拐杖在土地廟前燒香柏玉霜上前施禮說道老公公在上小子走失了路了特來寶庄借宿一宵明早奉謝那

老兄見玉霜是個書生模樣說道既如此客官隨老僕進來便了那老兄帶他主僕二人進了庄門叫庄客整燈引路轉溜抹角走到了一進屋裡後面一間客房儘靠後門秋紅放下行李一齊坐下那老兄叫人捧了晚飯來與他二人吃了那老兄又說道客人夜裡安歇真要做聲惟恐我那不才的兒子回來聽見了又要問長問短的前來驚動柏玉霜說道多蒙指教在下曉得那老兄自回去了柏玉霜同秋紅也不打開箱就關了門拿兩條板櫬和衣西睡將燈吹滅沒有一個時候仔細聽得一聲嚕嚕有三四十人推進後門柏玉霜大驚在窗子眼裡一看只見那三四十人一個個手執燈球火把棍棒刀鎗捆着一條大漢扛進門來柏玉霜看見捆的那

大漢却是史忠柏玉霜說道不好了撞到老虎窩裡來了又見隨後來了兩個大漢為頭一個頭扎紅巾手執鋼叉錫合家人將史忠弟在樹上柏玉霜同秋紅看見大驚說道正是對頭王宸只見王宸們喊叫道二哥我們打發去尋大哥怎分頭去追那兩個狗男女一同捉了結果了他的性命纔出我心頭之怒眾人說道三哥哥說得是我們快些去當下眾人哄入中堂聽得王宸叫道老爹大哥往那裡去了聽得那老兄回道短命鬼你又喊他做甚麼事他到前村去了柏玉霜同秋紅見了這等兇險嚇得戰戰兢兢說道如何是好倘若庄漢告訴他二人說我們都在他家投宿回來查問豈不是口投共死就是挨到天明也是飛不去的秋紅說道三十

六着走為上着乘他們去了我們悄悄的開了門出去拚了走他一夜也脫此禍柏玉霜哭道只好如此主僕二人悄悄的開了門四面一望只見月色滿天並無人影二人大喜秋紅背了行李走到後門口輕輕的開了後門一溜烟出了後門離了王家庄院乘着月色只顧前走走有了生里之路看看離王家遠了二人方纔放心歇了一歇脚望前又走了四里多路來到一個三叉路口東奔揚州西奔儀徵他們不識路也不奔東也不奔西朝前一直走走走了二里多路只見前面都是七灣八折的蜿蜒小路荒烟野草不分南北又不敢回頭只得一步步順着那草徑往前亂走又走了半里多路抬頭一看只見月滾金波天浸銀漢茫茫蕩蕩一片大江

望那里走不覺的哭將下來秋紅說道哭也無益順着江邊且走若遇着船隻就有了命了正走之時猛聽得一片喊聲有三四十人火把燈球飛也似趕將來了柏玉霜嚇得魂不附休說道我命休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指路強徒知報德

投親美女且安身

話說柏玉霜三僕二人走到江邊沒得路徑正在驚慌猛抬頭見火光照耀遠處有三四十人趕將下來高聲叫道你兩個狗男女往那裡走柏玉霜叫苦道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如何是好不如尋個自盡罷秋紅道小姐莫要着急我們且在蘆花叢中順着江邊走去倘若遇着船來就有救了柏玉

霜見說只得在蘆葦叢中順江邊亂走走無多路後面人聲漸近了主僕二人慌做一團忽見蘆葦叢邊呀的一聲搖出一隻小小船來秋紅忙叫道稍公快將船搖攏來渡我二人過去那船家抬頭一看見是兩個後生背着行李那船家問道你們是那裡來的半夜三更在此與渡柏玉霜道我們是被強盜趕下來的萬望稍公渡我們過去我多把些船錢與你稍公笑了一聲就把船盪到岸邊先扶柏玉霜上了船然後來扶秋紅秋紅將行李遞與稍公稍公接在手中只一試先送進艙中然後來扶秋紅上了船船家撐開了船飄蕩盪盪到江中那江邊一聲唿哨岸上三十多人已趕到面前來了王氏弟兄趕到江邊看見一隻小船渡了人去王宸大怒

高声喝道是那個大膽的稍公敢渡了我的人過去快快送上岸來柏玉霜在船上戰戰兢兢的向船家說道求稍公千萬不要攏岸救我二人性命明早定當重謝稍公說道曉得我不要作声搖着船只顧走柏玉霜向秋紅說道難得這位稍公救我二人性命那船離岸有二箭多遠岸上王氏弟兄作急見稍公不理他一齊大怒罵道我把你這狗男女你不攏岸來我叫你明日認得老爺便了稍公冷笑一声說道我偏不攏岸看你們怎樣老爺王宸聽得声音忙叫道你莫不是洪大哥麼那稍公回道然也王宸說道你是洪大哥可認得我了那稍公回道我又不瞎眼如何不認得王宸道既認得我如何不攏岸來稍公回道他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教

我送上來與你自古道生意頭上有火今日得罪你只好再來陪你禮罷王宸大叫道洪大哥你就這般無情稍公說道王兄弟不是我無情只因我這近日賭錢輸了連一文也沒有得用出來尋些買賣恰七撞着這一頭好生意正好救急我怎肯把就口的饅頭送與你吃王宸道不是這等講道兩個撮鳥在瓜州鎮上氣得我苦了我纔連夜趕來出這口氣我如今不要東西你只把兩個人與我罷稍公說道既是這等說不勞賢弟費事我代你出氣就是了說罷將櫓一搖搖開去了這王氏弟兄見追趕不得另自想法去了且言柏玉霜同秋紅在艙內聽得他們說話有因句句藏着凶機嚇得呆了柏玉霜道聽他話因此處又是凶多吉少秋紅道既

已如此只得由天罷了玉霜想起前後根由不覺一陣心酸
撲簌簌泪如雨下乃口占一絕道

一日長江遠

思親萬里遙

紅顏多命薄

生死繫波濤

稍公聽得船中吟詩他也吟起詩來

老翁生來本姓洪

不愛交游只愛銅

殺却肥瘠切了寶

尸首拋在大江中

柏玉霜同秋紅聽了只是暗叫苦忽見稍公扣住櫓走進
船來喝道你二人還是要整的還是要破的柏玉霜嚇得不
敢開言秋紅道稍公休要取笑稍公大睁着眼掣出一口明
晃晃的板刀來喝道我老翁向你取笑麼秋紅戰戰兢兢的

說道命怎麼叫做整的怎麼叫做破的稍公圓眼怪眼說
道要整的你們自己脫得精光跳下江去叫做整的若要破
的只須老翁一刀一個剝下江去這便叫做破的我老翁一
生爲人慈悲這兩條路隨你二人揀那一條路兒便了柏玉
霜同秋紅魂不附體一齊跪下哀告道大王爺在上可憐
我們是落難之人要求大王爺饒命那稍公喝道少要多多
言我老翁有名的叫做狗臉洪爺只要錢連娘舅都認不
得的你們好好的商議商議還是去那一條路柏玉霜同秋
紅一齊哭道大王爺求你開一條生路饒了我們的性命
我情愿把衣服行囊盤費銀兩都送與大王只求大王送我
們過了江就感恩不盡了稍公冷笑道這兩個撮鳥在民
間姓洪

中穿綢着緞快活的狠哩我老翁到那裡尋你今日撞在我
手中放着乾淨事不做到送你們過江留你兩個禍根後來
好尋我老翁洵氣快快自己脫下衣衫跳于江去省得我者
爺動手柏玉霜見勢已至此料難活命乃仰天嘆道我柏玉
霜死也罷了只是我那羅焜久後若還伸冤報仇那時見我
死了豈不要同我爹、洵氣說罷淚如雨下那稍公聽得羅
焜二字又喝問道你方纔說甚麼羅焜是那個羅焜柏玉霜
回道我說的是長安越國公的二公子羅焜那稍公說道莫
不是被沈謙陷害問成反叛的羅元帥的二公子玉面虎羅
焜麼柏玉霜回道正是稍公問道你認得他麼柏玉霜說道
他是我的妹丈如何認不得我因他的事情纔往鎮江去的

稍公聽得此言哈哈大笑道我的爹、你爲何不早說險些
兒叫俺害了恩公的親眷那時俺若見了二公子怎生去見
他說罷向前陪禮道二位休要見怪少要驚慌那羅二公子
是俺舊時的恩主不知客官尊姓大名可知羅公子近日的
消息柏玉霜聽得此言心中大喜忙回道小生姓柏名玉霜
到鎮江投親也是要尋訪他的消息不知稍公尊姓大名也
要請教那稍公說道俺姓洪名恩弟兄兩個都能留在水中
日行百里因此人替俺弟兄兩個起了兩個綽號俺叫做鎮
海龍洪恩兄弟叫做出海蛟洪恩昔日同那焦面鬼的玉宗
上長安到羅大人的轅門上做守備官見同兩位公子相好
後來因誤了公事問成斬罪多蒙二公子再三計較救了俺

二人的性命草草職回家又蒙二公子贈了俺們的盤費馬疋
來家數載幾番要進京去看他不想他被人陷害弄出這一
場大禍急得俺們好苦又不知公子落在何處好不焦躁柏
玉霜道原來如此失敬了洪恩道既是柏相公到鎮江俺兄
弟洪惠現在鎮江泰府李爺營下做頭目煩相公順便帶封
家信叫他來家走走柏玉霜道泰將李公莫不是丹徒縣的
李文賓麼洪恩道正是柏玉霜道我正去投他他是我的母
舅洪恩道這等講來他的公子小溫侯李定是令表兄了柏
玉霜回道正是家表兄洪恩大喜說道如此是俺的主人了
方纔多多得罪萬勿記懷柏玉霜道豈敢豈敢洪恩道請相
公到舍間草場一皆明日再過江罷搖起櫓來回頭就盪上

不多遠猛聽得一声哨子上頭流來了四隻快船七上有十
數個人手執火把刀鎗大叫來船留下買路錢來再走柏玉
霜同秋紅大驚在火光之下看時來船早到面前見船頭上
一人手執一柄鋼叉正是那短命鬼王宸不知後事如何且
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粉金剛雲南上路

瘟元帥塞北傳書

話說柏玉霜見王氏弟兄駕船起來好生着急忙叫洪大哥
救我洪恩說道你們不要害怕俺去會他說罷拿着根竹篙
跳上船頭說道王弟兄想是來追我們的麼王宸見是洪恩
站在船頭忙望他船裡一看見柏玉霜同秋紅仍然在內心

中暗處的歡喜說道洪大哥我不是來追趕你的自古道狡
鬼不吃窩邊草你我非是一日之交你如今接了我這口食
去也罷了我如今同你商議他一毫東西我也不要你若把
兩個人交與我如何洪恩說道叫你家大哥來俺交人與你
便了王宸大喜用手指道那邊船上不是我家老大洪恩向
那邊舡高声叫道大兄弟過來說話王宗道大哥有何吩咐
洪恩道你我二人平日天天思念羅恩公誰知今日險些見
害了羅恩公的舅子你还不知道哩王宗大驚道羅公子的
舅子在那裡洪恩道你們追趕的二人正是現在我船上坐
着你若瞧一過來陪禮王氏弟兄聽得此言呆了半晌道真
慚愧忙于了手中的器械一齊跳過船來向着栢玉霜就



拜說道適才愚兄弟們無知多多冒犯望乞恕罪慌得栢玉
霜連忙還禮說道諸位好漢請起多蒙不殺就殺了那王氏
弟兄三人十分慚愧吩咐那來的四隻船都回去送同在栢
玉霜船上談談洪恩將栢玉霜的來歷告訴了一遍三人大
喜說道原來是羅公子的至親真真得罪了栢玉霜說道既
蒙諸位英雄如此破意還求諸位看小生的薄面一發將那
賣拳的史忠放了罷王宸笑道還吊在我家裡呢栢公子到
舍下歇兩天我們放他便了栢玉霜說道既蒙見愛說是一
樣小生不敢造府王宸道豈有空過之禮洪恩道今日夜深
了明日俺送相公過江也不遲俺也要會會兄弟去栢玉霜
道只是打擾不使衆人道相公何必過謙尊駕光降敝地有

幸多矣當下洪恩搖着櫓不一時早到王家庄上一同大士
了岸王宸代秋紅背着行李洪恩扣了船一同到庄上文請
王太公見了禮樹上放下了史忠都到草廳大家都行了禮
推栢玉霜首坐那王宗吩咐殺鷄宰鴨大擺筵席款待栢玉
霜一共是五位英雄連小姐共是六位秋紅自有老家人在
廂房款待酒飯一時酒完席散請栢玉霜至僕安寢又拿鋪
蓋請洪恩同史忠歇了一夜無話次日清晨栢玉霜就要伴
別過江王氏弟兄那裡肯放抵死留住又過了一日到第三
日上栢玉霜又要過江王宗無奈只得治酒送行又備了些
上儀先送上船去了隨後史忠將自己的行李並栢玉霜的
行李一同背了那王氏弟兄同王太公一直送到江邊上了

船方才作別各自回家且言栢玉霜上了船洪恩扯是蓬來
不一時早過了江洪恩尋個相熟的人把他照應了船僱了
轎子抬了栢玉霜叫脚子挑了行李物件同史中秋紅棄舟
登岸進了城門到了丹徒縣門口問到李府正遇着洪惠弟
兄們大喜說了備細洪惠進去通報不一時中門內出來了
一人頭戴點翠紫金冠身穿大紅綉花袄腰繫五色鸞帶脚
登厚底烏靴年約二旬十分雄壯抬頭將小姐一看暗想道
我只有一个表姝名喚玉霜已許了羅府怎麼又有這位表
弟想是復娶侯氏所生的遂上前行禮說道不知賢弟遠來
有失迎接二人譟遜了一會同到後堂去了秋紅查了行李
物件也自進去了轎夫脚子是李府的人打發了脚錢同去
分生卷之三十七回

了那史忠洪恩自有洪惠在外面款待且言柏玉霜同李定走到後堂來見老太太老太太看見柏玉霜人物秀麗心中正要動問時柏玉霜早已走到眼前雙膝跪下放声大哭道舅母大人在上外甥女柏玉霜叩見李太太見此光景不覺大驚忙近前一把扶起哭道我兒自從你母親去世七八年來也沒有見你因你舅舅在外爲官近又陞在宿州東奔西走兩下裡都斷了音信上年你舅舅在長安回來說你已許配了羅宅我甚是歡喜今年春上聽得羅府被害我好不爲你煩惱正要差人去討信我見你爲何這般模樣到此必有原故你不要悲傷將你近日的事細細講來不要苦壞了身子說罷雙手扶起小姐坐在傍邊叫了漿取茶上來柏玉霜

小姐收泪坐于將侯登如何調戲如何凌逼如何到松林尋死如何龍標相救如何又遇侯登如何秋紅來訪如何女扮男装如何一同上路如何瓜州開禍如何夜遇洪恩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李氏母子好不傷心一而引小如進房改換衣粉一面收抬後面望英樓與小如居住一面治酒接風一面請進史忠洪惠洪恩入內見過太太又見過李定李定說道舍親多蒙照應洪恩說道多有冒犯望乞恕罪且言柏玉霜改了粧輕移蓮步走出來謝道昨日多蒙洪伯伯相救奴家叩謝了那洪恩大驚不敢作声也確于頭去回頭問李定這這這這是是柏公子因何却是是位于千金李定笑道這便是羅公子的天人柏氏小姐就是小弟的表妹同繼母不利所

以男粧至此不想在江口欣逢足下洪恩同史忠一齊大驚
說道原來如此就是羅公子的夫人好一位奇異的小姐難
得難得俺們無知真真得罪了柏玉霜見禮之後自往裡面
去了李定吩咐家人大排筵席款待三位英雄洪惠是他的
頭日本不該坐是李定再三扯他坐干說道在太爺面前分
個尊卑你我論甚麼高下又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只要你
我義氣相投就是了洪氏弟兄同史忠見李定爲人豪爽十
分感激只得一同坐下歡呼暢飲談些兵法弓馬講些韜畧
武藝只飲到夕陽西下月色啣山洪恩等纔起身告退李定
那裡肯放一把抓住說道既是我們有緣相會豈可就此去
了在我舍于多住幾天方能放你們回去我還要過江去拜

那王氏弟兄洪恩說道俺放船來接太爺便了三人見李定

真心相留只得依言坐于又飲了一會李定說酒無趣門
家人取我的方天戟來待我使一路與眾位勸酒三人大喜
道請教不一刻家人取了戟來李定接在手中丟開門路只
見梨花遍體瑞雪滿身真真名不虛傳果是温侯再世三人
看了齊声喝彩道好戟好戟李定使完了八十一般的解數
放下戟來上席重飲了一會眾人說道温侯二字名稱其是
了又痛飲了一會盡醉而散各自安歇住了數天洪恩要回
瓜州史忠要上長安都來作別李定只得治酒相送柏玉霜
又寫了書信封了三十兩銀子記史忠到長安訪羅家的消
息史忠接了書信銀兩再三稱謝同洪恩辭了李定李定送

了一程兩下分手各自去了柏玉霜自此在鎮江住在李府不表把話分開另言一處且言那粉臉金剛羅燦自從在長安別了兄弟羅焜同小郎君章琪作伴往雲南進發曉行夜宿涉水登山行無半月只見各處樹榜追拿十分緊急羅燦心生一計反回頭走川陝繞路上雲南故此耽擱日子走了三個多月將到貴州地界地名叫做王家堡那一帶都是高山峻嶺怪石奇峰四面無人羅燦只顧走路漸漸日落西山並無宿店只得走了一夜到天明時分走倦了見路傍有一座古廟二人進廟一看并無香烟章琪道且上殿歇歇再走二人走上殿來只見神櫃下一個小布包袱羅燦拾起來打開一看裡面有兩貫銅錢一封書信上寫道羅燦長兄開啟

羅燦大驚道這是俺兄弟的筆助因何得到此處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貴州府羅燦投親

定海關馬瑤寄信

話說羅燦看見這封書是兄弟羅焜寫的好不悲寫說道自從在長安與兄弟分別之後至今也沒有會面不知俺兄弟近日身居何處好友如何却將這封書信遺在此地叫人好不痛苦忙折開一看上寫道

愚弟羅焜再拜書奉長兄大人自從長安別後刻刻悲想家門不幸使我父子兄弟離散傷如之何弟自上路以來染病登州多蒙魯國公程老伯延醫調治方能痊好今過

鴻頭鎮遇趙姓名勝者亦到貴州投馬大人標下探親故
託彼順便寄音書子到望速取救兵向邊開救父早早伸
冤爲要弟在淮安立候切切

羅燦看罷書信不覺一陣心酸目中流泪說道不想兄弟別
後又生出病來又駙程老伯調養想他目下已到淮安只等
俺的信了他那裡知道我繞路而走耽誤了許多日子他豈
不等着了急章琪道事已如此且收了書信收拾走路罷羅
燦仍將書子放在身邊將他的藍包袱帶了去取些乾糧吃
了章琪背了行李出了古廟王僕子入上路正是日光初上
的時候那條山路並無人行二人走有半里之遙只見封面
來了一條大漢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兩道濃眉一雙怪眼大

步跑來走得氣喘吁吁滿頭是汗將羅燦上下一望羅燦見

那漢只顧望他來的古怪自己留神想道這人好生奇怪只
是相俺怎的也就走了不想那漢望了一望放步就跑羅燦
留意看他只見那漢跑進古廟不一刻又趕回來見他形色
惶惶十分着急的樣子趕到背後見章琪行李上扣的個小
藍布包袱口中大叫道那挑行李的爲何將俺寄在廟裡的
小包袱偷了來往那裡去章琪聽得一個偷字心中大怒罵
道你這瞎眼誰偷你的包袱却來問你老翁討死那漢聽了
急得青臉轉紅鋼鬚倒豎更不答話跳過來便奪包袱章琪
大怒丟下行李來打那漢那漢咆哮如雷伸開一雙藍手雙
面交還打在一處羅燦見章琪同那漢開了一會那漢兩個
分庄裝

拳頭似柳斗一般渾身亂滾驍勇非凡羅燦暗暗稱贊章琪身小力薄漸漸敵不住了羅燦搶一步朝中間一格喝聲往手早將二人分開那漢奔羅燦就打羅燦手快一把接住那漢的拳頭往左邊一削乖勢一飛騰將那人漢踢了個筋斗那漢扒起來又要打羅燦喝聲住手說道你這人好生撒野平白的賴人做賊是何道理那漢發急說道這條道上無人行走就是你二人過去的我那包袱是方纔歇脚遺失在廟裡分明是你拿來扣在行李上到說我來賴你羅燦道我且問你你包袱內有甚麼銀錢寶貝這等着急那漢說銀錢寶貝值甚麼大緊只因俺有一位朋友有封要緊的書子在內却是遺失不得的羅燦暗暗點頭說道你這人好沒分曉既

是朋友有要緊的書在的該取好了不可遺失本是親

是一時遺失被俺得了俺又不是偷你的你也該好好來求

爲何動手就打俺在長安城中天下英雄也不知會過多少

你既要打俺和你寫下一個合同來打死了不要償命才算

好漢那漢見羅燦相貌魁偉猛然想起昔人羅焜的言詞說

過羅燦的容貌生得身長九尺虎目龍眉今看此人的身體

到也差不多莫非就是他只得向前陪禮說道非是俺不講

恭只因俺着急一時多有得罪敬客官遠了俺的包袱就感

謝不盡羅燦見那漢來陪小心便問道你與此人有甚關係

爲何替他送書這書又是寄與何人的那漢見問心中想道

此地無人烟說出來料也不成事便道客人俺道朋友難瞞

哩諒你既走江湖也該聞他名號他不是別人就是那越國公羅成的元孫勅封鎮守邊關大元帥羅增的二公子縛號玉面虎的便是只因他家被奸臣陷害他往淮安和府打兵去子特蓋俺寄信到雲南定國公馬大人麾下尋他大哥粉臉金剛羅燦一同勾兵到邊庭救及你道這封書可是要緊的這個人可是天下聞名的章琪在倂邊聽子哈哈的好笑羅燦又問那漢道足下莫非是趙勝那漢道客官因何知道在名的名字羅燦哈哈大笑道真乃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相七面不相逢你要問那初而金剛的羅燦在下就是那漢安父已了一相番身便拜說道羅爺爺你早些說也叫俺趙犀草些歡喜原小牀時谷禮伸手扶起說道壯士小禮趙勝

又與章琪見禮三人一同坐下羅燦問道你在那裡會是我家舍弟的趙勝遂將在鵝頭鎮得病妻小孫翠娥同黃金印相打多蒙羅焜過濟的話細細的述了一遍羅燦道原來如此趙大嫂今在那裡趙勝道因俺回來我書他在前面樹林下等俺羅燦道既如此俺們一同走路罷當下三個人收拾行李上路行不多道恰好遇兄孫翠娥趙勝說了備細孫翠好大喜忙過來見了禮四個英雄一路作伴同行十分得意走了數日那口到了貴州府進了城我到馬公爺的袁門正是午牌時分羅燦不敢自往怕人知道只寫了一封密書叫趙勝到宅門上報進去不多一刻只見出來了兩個中軍官口中說道公子有請書房相會當下羅燦同章琪進內衙去

了趙勝夫妻也去投親眷去了原來恩公翁奉旨到走海關
看兵去子只有公子在衙原來馬翁里了一男一女小姐名
喚馬益定雖然是個綉閣佳人却曉得兵機戰畧公子名喚
馬瑤生得身長九尺驍勇非凡人稱喚他做九頭獅子當時
羅燦進了內衙公子馬瑤忙來迺接道妹丈請了羅燦道舅
兄請了二人見過禮一同到後堂來見夫人夫人見了女婿
悲喜交集羅燦拜罷夫人哭問道自從聞你家凶信老身甚
是悲苦你岳父在外又不得到長安救你只道你也遭刑誰
知皇天有眼得到此處羅燦遂將已上的話訪子一遍夫人
道原來如此章琪到是個義僕子快叫他來與我看看羅樂
忙叫章琪來叩見太太太太不喜叫他在書房裡歇息當時

馬瑤吩咐擺酒接風細談委曲到二鼓各各安歇次日清晨
羅燦同蔣瑤商議調兵按父馬瑤道兵馬現成只是手等家
父回來才能調取羅燦道舍弟在淮安立等怎能尋得岳父
回來豈不悞了時刻馬瑤一想說道有了俺有名家將叫飛
毛腿王俊一日能待五百里只有令他連夜到邊關去話家
父回來便了羅燦大喜道如此甚妙當下馬瑤寫了書信喚
王俊入內吩咐道你快快回家收拾乾糧行李就裝到邊海
關去理王俊領命羅燦也寫了一封書子喚趙勝進來吩咐
道你夫妻在此終無出頭日子你可速到淮安柏府叫俺兒
弟勾齊了兵候信要緊趙勝領了書信同妻小去了這裡王
俊收拾停當領了書信別字馬瑤羅燦也連夜飛奔定在關
分姓裝

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聖天子二信奸臣

象公翁一咨問罪

語說趙勝夫妻自此到淮安將我到柏府不遇羅焜一場擁
興自回鎮江丹徒去了後在李府遇見拍玉霜大鬧了米府
此是後語按下不表且言王俊領了書信出了貴州放開了
飛毛腿的本領真如天邊的鷹集地不的龍駒不到五日已
至定海關正值馬翁在關下操不信定海關是西南上一座
要緊的口子共有二十四個營頭馬翁比那裡開操看了十
二營的人馬還友一半未看當日操罷回營王俊上帳見
皇上家書馬翁展開二看不覺大驚原來是女婿羅榮前來

請兵羅親翁雖是冤枉理宜發兵去救只是爲日請看怎敢
興兵也罷待老夫在此選一于鉄騎取幾名勇將備了隊伍
回去商討我再爲奏請旨出關便了主意已定忙取女丹四
贊寫了回書喚王俊上帳吩咐道你回去可令公子將本營
的軍兵府中的家將速速點齊連夜操演精壯將盛那馬定
器械備辦成等我操完了關下的人馬即日同來就要請
首施行至俊聽了滿心歡喜道日後逸關打付若着王俊也
去交鋒倘得了功劳也就有出頭之日了領了回書別了爲
翁如飛而去不表王俊回來且言馬翁打發王俊俱去之後
次日五更放炮開營早有那些搃共眾將都同遊擊守備等
官一個個頂盔貫甲結束齊整到轅門伺候馬翁哩帳卷見

已畢分立兩傍馬翁傳令將士二管的兵馬分作六天每日
 齊兩營日人馬都要弓馬馴熟盛用鮮明如違令者定按軍
 法一声令不誰敢不遵轅門如只見劍戟森列推旗耀日三
 声炮响人馬都到殺場伺候馬翁坐了演戲所三声炮响鼓
 角齊鳴那些大小兵不一個個爭強賭勝恁見得威武有詩
 為証

九軍日月照旌旗

關外專征節鉞齊

麾下剗桓分虎豹

壇前舉握閃蛙寶

話說那馬翁將兩營的人馬閱過凡有勇健的軍兵都另外
 上了號簿預備開上對敵按下不表且言那江南總督沈廷
 奉自從得了淮安府和守備的銀子遂將那錦軍衙被殺和

那反叛羅焜被雞爪山的強盜劫了法場搶去羅焜傷了行

馬劫了府庫錢糧的話細細的做下文書封了家信又將羅
 焜遺下的盔甲兵器拿箱子封了點了兩名將官八個承差
 帶了立書証証星夜動身上長安先到沈太師府中投又書
 信書內之言不過是臧知府求他罷活的話並求轉奏速傳
 聖旨追獲羽克去靖地方的事却好沈謙朝罷回府家人呈
 上書信沈太師看了來書驚道原來羅焜逃到淮安弄出這
 些禍來我在長安那裡知道又將羅焜的盔甲兵器打開一
 看果是營國公程府的字號想道我想程鳳雖然告老多年
 朝廷一樣似有他的俸祿他者日同朝的那一禮民將世襲
 的公侯都是相好的一定是他念昔日的交情隱廝羅心在

家私通題府要與老夫作對况且羅焜驍勇非凡更道攻連
雞瓜山的草寇道得水倘若再過兩年養成鎗氣走生位
他專者京都內這些世襲的公爺都是他親眷朋文伯日後
裡應外合殺上長安那時老夫就完了老夫原因天子懦弱
凡事倚仗老天老夫欲退了這些忠良將來圖業大甚誰知
羅家達兩個小冤家在外聚了人馬眾家爵王又在內徇了
心府看來大事難成還要反受其害想了一想道有一先下
手的爲強我想羅增的親眷在京的就是秦雙在外的却是
馬成龍程鳳我如今就借羅焜遺下程鳳的盛甲寶劍爲首
會同大部九卿上他一本就說羅氏弟兄在外招軍買馬意
然謀反前日刺殺錦亭衙故打准錦亭搶錢長劫法場殺官

兵都是馬成龍程鳳的指使秦雙的縲索如此一本不怕不
一網打盡主齋定了吩咐差官在外廂伺候隨命兩個得力
的中軍連夜傳請大部九卿頭一位是吏部大堂米順是沈
謙的妹夫第二位兵部尚書錢來是沈謙的大弟戶部尚書
吳林刑部尚書吳法上部尚書雍儼都是沈謙的門生通政
司謝恩是沈廷芳的舅子九卿等官都是沈謙的日下只有
禮部尚書李逢春是世襲衛國公李靖之役這老翁爲人多
智多謀暗地裡與各位公爺交好明地裡却同沈謙十分親
厚故此沈謙到同李逢春常常杯酒往還十分相得當下李
爺同各在大夫一客來到相府參見畢分須坐坐下沈謙道
今日請各位大人者只因反賊羅焜結連雞瓜山程馬時各
分庄裝

位公爺與兵造反現今打破淮安傷子無數官兵劫子數曹同錢縉甚是猖狂現今江南總督沈廷華申友吾急特請諸公商議此事衆官大驚忙將沈廷華的來文告急特部米順說道此事不難太師可傳友到江南總督令姪那裡去叫他傳令山東各州府縣嚴加緝緝卑職也傳文到鎮江將軍舍弟那裡去叫他發一枝人馬到雞爪山捉拿羅焜掃蕩賊衆就是了兵部賤來說道不是這等說羅焜造反非是他一人他家乃是開同元勳天下都有他的門生故其更兼朝內這些公爺都是他的親眷朋友爲今之計先將連京的各位公爺拿了然後再將雲南馬府山東程府一同拿問進京先去了他的羽翼那時點一員上將協同鎮江米將軍而不合

兵到雞爪山征勦就容易了沈謙喜道錢大人所言正合老夫之意只是明日早朝請諸公同老夫一同啟奏才好衆官說道愿聽太師鈞音此時把一個李逢春嚇得魂不附體暗想道明早一本豈不害了衆人的性命左思右想惟有緩兵之計暗叫各位公爺自己想法便了主意已定忙向衆人說道我想各位公爺都有兵權在手明日早朝啟奏恐激出事來反爲不美不爲明晚密奏似爲妥當沈謙道李兄言之有理我們竟是晚間密奏便了當下衆官起身各散且言李逢春回府已是黃昏時分進了書房寫了四五封密書差幾名心腹家人悄悄吩咐道你們可速到各位公爺家去說我拜上叫各位公爺收拾要緊家人領命飛奔送信去了次日

去鼓天子臨軒沈太師做了本章帶了江南總督的奏摺交書並六部官員都在朝房敘會了話將本章交與通政可收了單等晚朝啟奏早朝朝罷天子回宮各人都在通政可衙門伺候將到了黃昏時分那通政司同黃門官將淡謙等奏章一齊捧至內殿早有司禮監呈上天子一看龍心大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粉粧樓傳記卷之五終

新刻粉粧樓傳記卷之六

第四十回

長安城夜走秦瓊

登州府激反程珮

話說天子見了閣部的本章并江南總督沈廷芳的奏章淮安府的文書羅焜的衣甲龍心大怒問內監道各官何在內監奏道都在通政司衙門內候旨天子傳旨說道快宣各官就此見駕內監領旨引沈太師和六位都堂通政司共八位大臣一齊來到內殿俯伏丹墀天子傳旨賜錦墩坐下各官謝恩天子向沈謙說道只因去歲羅增謀反降了蕃邦到今未曾平復朕念羅門昔日功勞免了九族全誅之罪只拿他一家正了法誰知道子羅焜逃到山東結連程家父子大反